

画山水赋

凡画山水，意在笔先。丈山尺树，寸马豆人，此其格也。远人无目，远树无枝，远山无皴，高与云齐。远水无波，隐隐似眉，此其式也。山腰云塞，石壁泉塞，楼台树塞，道路人塞，石看三面，路看两蹊，树观顶〈宁页〉，水看岸基，此其法也。凡画山水，尖峭者峰，平夷者岭，峭壁者崖，有穴者岫，悬石者岩，形圆者峦，路通者川，两山夹路者壑，两山夹水者涧，注水者溪，泉通者谷，路下小土山者坡，极目而平者坂，若能辨别此类，则粗知山水之仿佛也。观者先看气象，后辨清浊，分宾主之朝揖，列羣峰之威仪，多则乱，少则慢，不多不少要分远近，远山不得连近山，远水不得连近水。山腰回抱，寺观可安，断岸乱堤，小桥可置。有路处人行，无路处林木。岸断处古渡，山断处荒村。水阔处征帆，林密处店舍。临岸古木露根而藤缠，临流石岸嵌空而水痕。凡作林木，远者疎平，近者高密。有叶者枝柔，无叶者枝硬。松皮如鳞，栢皮缠身。生于土者修长而净直，长于石者拳曲而伶仃。古木节多而半死，寒林扶疎而萧森。春景则雾锁烟笼，树林隐隐，远水拖蓝，山色堆青。夏景则林木蔽天，绿芜平坂，倚云瀑，行人羽扇，近水幽亭。秋景则水天一色，簌簌疎林，雁横烟塞，芦袅沙汀。冬景则树枝雪压，老樵负薪，渔舟倚岸，水浅沙平，冻云黯淡，酒帘孤村。风雨则不分天地，难辨东西，行人伞笠，渔父蓑衣，有风无雨，但看树枝有雨无风，枝叶垂下。雨霁则云收天碧，山光添翠，网晒斜晖。晓景则千山欲曙，雾霭霏霏，朦胧残月，晓色熹微。暮景则山衔残日，帆卸江湄，路人归急，半掩柴扉，或烟斜雾横，或远岫云归，或秋江晚渡，或古塚断碑。如此之类，须要笔法布置，更看临期山形，不得犯重树头，不得整齐山，借树为衣，树借山为骨，树不可繁，要见山之秀丽。山不可乱，要显树之精神。若留意于此者，须心会于玄微。

笔法记

太行山有洪谷，其间数亩之田，吾常耕而食之。有日登神镇山四望，回迹入大岩扉，苔径露水，怪石祥烟，疾进其处，皆古松也。中独围大者，皮老苍藓，翔鳞乘空，蟠虬之势，欲附云汉。成林者，爽气重荣；不能者，抱节自屈。或回根出土，或偃截巨流，挂岸盘溪，披苔裂石。因惊其异，遍而赏之。明日携笔复就写之，凡数万本，方如其真。

明年春，来于石鼓岩间，遇一叟。因问，具以其来所由而答之。

叟曰：“子知笔法乎？”

曰：“叟，仪形野人也，岂知笔法邪？”

叟曰：“子岂知吾所怀耶？”闻而惭骇。

叟曰：“少年好学，终可成也。夫画有六要：一曰气，二曰韵，三曰思

，四曰景，五曰笔，六曰墨。”

曰：“画者，华也。但贵似得真，岂此挠矣。”

叟曰：“不然。画者，画也。度物象而取其真。物之华，取其华；物之实，取其实。不可执华为实。若不知术，苟似，可也；图真，不可及也。”

曰：“何以为似？何以为真？”

叟曰：“似者，得其形，遗其气。真者，气质俱盛，凡气传于华，遗于象，象之死也。”

谢曰：“故知书画者，名贤之所学也。耕生知其非本，玩笔取与，终无所成。惭惠受要，定画不能。”

叟曰：“嗜欲者，生之贼也。名贤纵乐琴书图画，代去杂欲。子既亲善，但期终始所学，勿为进退。图画之要，与子备言：气者，心随笔运，取象不惑。韵者，隐迹立形，备仪不俗。思者，删拔大要，凝想形物。景者，制度时因，搜妙创真。笔者，虽依法则，运转变通，不质不形，如飞如动。墨者，高低晕淡，品物浅深，文采自然，似非因笔。”

复曰：“神、妙、奇、巧。神者，亡有所为，任运成象。妙者，思经天地，万类性情，文理合仪，品物流笔。奇者，荡迹不测，与真景或乖异，致其理偏，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。巧者，雕缀小媚，假合大经，强写文章，增邈气象，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。

“凡笔有四势，谓筋、肉、骨、气。笔绝而不断，谓之筋。起伏成实，谓之肉。生死刚正，谓之骨。迹画不败，谓之气。故知墨大质者，失其体；色微者，败正气；筋死者，无肉；迹断者，无筋；苟媚者，无骨。

“夫病有二：一曰无形，二曰有形。有形病者，花木不时，屋小人大，或树高于山，桥不登于岸，可度形之类也。是如此之病，尚可改图。无形之病，气韵俱泯，物象全乖，笔墨虽行，类同死物，以斯格拙，不可删修。

“子既好写云林山水，须明物象之源。夫木之为生，为受其性。松之生也，枉而不曲遇，加密如疏，非青非翠，从微自直，萌心不低。势既独高，枝低复偃，倒挂未坠于地下，分层似叠于林间，如君子之德风也。有画如飞龙蟠虬，狂生枝叶者，非松之气韵也。柏之生也，动而多屈，繁而不华，捧节有章，文转随日，叶如结线，枝似衣麻。有画如蛇如素，心虚逆转，亦非也。其有揪、桐、椿、栌、榆、柳、桑、槐，形质皆异，其如远思即合，一一分明也。

“山水之象，气势相生。故尖曰峰，平曰顶，圆曰峦，相连曰岭，有穴曰岫，峻壁曰崖，崖间崖下曰岩，路通山中曰谷，不通曰峪，峪中有水曰溪，山夹水曰涧。其上峰峦虽异，其下岗岭相连，掩映林泉，依稀远近。夫画山水，无此象亦非也。有画流水，下笔多狂，文如断线，无片浪高低者，亦非也。

夫雾云烟霭，轻重有时，势或因风，象皆不定，须去其繁章，采其大要。先能知此是非，然后受其笔法。”

曰：“自古学人，孰为备矣？”

叟曰：“得之者少。谢赫品陆之为胜，今已难遇亲踪。张僧繇所遗之图，甚亏其理。夫随类赋彩，自古有能；如水晕墨章，兴我唐代。故张璪员外树石，气韵俱盛，笔墨积微；真思卓然，不贵五彩；旷古绝今，未之有也。曲庭与白云尊师，气象幽妙，俱得其元，动用逸常，深不可测。王右丞笔墨宛丽，气韵高清，巧写象成，亦动真思。李将军理深思远，笔迹甚精，虽巧而华，大亏墨彩。项容山人树石顽涩。棱角无（足追），用墨独得玄门，用笔全无其骨，然于放逸，不失真元气象，无大创巧媚。吴道子笔胜于象，骨气自高，树不言图，亦恨无墨。陈员外及僧道芬以下，粗升凡俗，作用无奇，笔墨之行，甚有行迹。今示子之径，不能备词。”

遂取前写者异松图呈之。叟曰：“肉笔无法，筋骨皆不相转，异松何之能用？我既教子笔法，乃资素数幅，命对而写之。”

叟曰：“尔之手，我之心。吾闻察其言而知其行。子能与吾言咏之乎？”

谢曰：“乃知教化，圣贤之职也。禄与不禄，而不能去。善恶之迹，感而应之。诱进若此，敢不恭命。”因成古松，赞曰：

不凋不荣，惟彼贞松。

势高而险，屈节以恭。

叶张翠盖，枝盘赤龙。

下有蔓草，幽阴蒙茸。

如何得生，势近云峰。

仰其擢干，偃举千重。

巍巍溪中，翠晕烟笼。

奇枝倒挂，徘徊变通。

下接凡木，和而不同。

以贵诗赋，君子之风。

风清非歇，幽音凝空。

叟嗟异久之，曰：“愿子勤之，可忘笔墨而有真景。吾之所居，即石鼓岩间，所字即石鼓岩子也。”

曰：“愿从传之。”

叟曰：“不必然也。”遂亟辞而去。别日访之而无踪。后习其笔术，尝重所传。今进修集，以为图画之轨辙耳。